

# 螳螂

中學時我養螳螂，外國的跟原生的都有，豔麗或綠色的皆到處收藏採集，甚至熬起培養基獨自繁衍一代代果蠅。爸常嫌我噁心，可是我就喜歡觀察牠們，五彩繽紛各式各樣琳琅滿目。螳螂肉食，平時行動快速，對獵物則充滿敬意，收起兩隻鎌刀腳，緩緩接近，再迅速捕捉，用大顎狠狠啃咬。我覺得殘忍，但嗜看那些過程，像是一種進化或淘汰，適者生存。

我時常覺得自己就是一隻螳螂，在網路上埋伏前進，有保護色，隱藏在字句淺淺之中。那時候剛接觸螳螂論壇，登錄新帳號發文爬文，啊我叫做小哲，來自臺北，高中生一枚，新手，請各位大哥哥大姐姐指教。有人回應：哈囉，小哲，以後可多多交流。我有一些多的螳螂可以便宜賣給你喔。我害怕，覺得危機四伏，四面張望。爸說，網路漫漫無涯無邊，小心踩到地雷，小心背後有天敵。偶爾無私大談螳螂經（雖然沒甚麼經驗但滔滔不絕就像大師）；偶爾小心翼翼，對每個陌生的署名起警戒心。

有一次上網購置許多外國種螳螂，第一次與網友面交，深覺可怖，要同學陪我去。我們約在中正紀念堂三號出口，離學校近，下課後拉著同學匆匆來到出口前，來回踱步，十分鐘後一名男子拿了一個袋子交給我，我們寒暄幾句，他說：「高中就在玩螳螂啊，不錯不錯。以後可以多交流啊。」我笑笑，覺得面交也不是那麼恐怖嘛。同學聽到我買螳螂，直呼瘋了。

我不理他，拿著一袋螳螂若蟲就往學校走。我仔細探瞧，覺得好奇興奮，牠們就要在我的書桌上生活了，快快慢慢交替行進，左左右右躲避，像一批匍匐的軍隊，各自尋找目標各自保護掩飾。

兒時，爸會帶我上山，其實也只是樹林市區附近的郊山罷了。記憶裡我常喊疼，說腳痠，便要求坐下來休息，常常坐在山路旁的石子上，然後不自覺對著草叢微笑，我會停下來翻翻找找，因為百科全書上都說有草叢的地方都有昆蟲（後來我才知道，其實到處都有昆蟲，不僅僅是草叢而已），可是每次只會看到灰褐色的、體長不到一公分的小蟲跳來蹦去，我常常失望。

有一次我終於在路旁灌木叢裡偶然發現一隻螳螂，綠色那種，翅膀上有兩個白點，體型甚大，兇猛，鎌刀腳刺得我手指滲出點點血色。我興奮大叫，爸就跟我

說，那螳螂，會吃蝴蝶，很惡毒，是壞蛋。我傻傻相信，便把牠丟回草叢，繼續跟上。後來我才知道，牠是寬腹螳螂，臺灣常見種螳螂之一，大型物種，後翅兩個白斑是辨種特徵。然而螳螂捕蟬的故事我們都熟悉，那是生物圈的道理的天則。其實就跟人類使用拖鞋打死蟑螂那樣殘忍。

養螳螂最怕食源不足，起初我很天真，想要每天從學校捕蚊回家餵食，三天兩頭拿著透明杯子追蟲，同學問我在幹麻，我說我在捕蚊子啊，要給螳螂吃的。他們就甚麼都說不上來了。後來一天僅能捕到幾隻瘦弱的小蚊，帶回家又已奄奄一息無活動力，螳螂沒勁捕捉到最後亦成半死狀態。我先買了兩罐果蠅應急，但耗量大，中學生經濟能力低弱，上網學做培養基自行繁衍，僅需要糙米粉與酵母粉，糙米粉加熱水調至半凝固狀，在撒上酵母粉等待發酵即可。

爸說我賢惠，是專家，自己煮飯養小孩，那麼媽不在家的時候就換我掌廚，我問他，你想吃培養基嗎？我妙手絕佳。他連忙說不。上高中之後就跟爸少言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泡社團，卻沒有妹，成天在發臭發潮的生研社辦觀察動物、翻圖鑑，週末跑夜間採集，拿著手電筒找樹蛙、竹節蟲或蛇輩一般。

不知不覺，過了好幾年。

之後突然有一天爸再也不爬山，說腰會疼，沒力氣了，我才發現自己也好久好久仔細觀察爸了，我的時間都被螳螂佔滿。那天他在廚房煮飯，汗淋淋溼透吊嘎，右手持平底鍋左手拭汗，直到我們都坐下，我說，爸你還記得很久以前，我在後山發現的第一隻螳螂嗎？他搖頭，說這麼老了，怎麼可能記得那麼久以前的事。有時候，我不知道自己已經離爸越來越遠，儘管他正值中年，可是當我愈長一年，我們的間距似乎緩緩拉寬變長，那像是一種無以名狀的現象，我們都知道彼此還在，卻顯得陌生。

餐後我坐在桌前一餵食螳螂，牠們愈發長大，我卻感覺跟牠們愈來愈熟悉。牠們蛻了幾次皮，體色偶有改變，原先每一隻看似相同的，此刻卻能慢慢分辨。譬如那隻顏色較淡、斑點不清楚；這隻體色偏深褐色、斑點稍多，諸如此類。牠們生長過程中偶有夭折缺腿、營養不良早早喪命、剛蛻皮的時常脆弱受欺，飼養箱內剩下的螳螂越來越少，但這也是某些程度上的折損，正常，但有時看見牠們自相殘殺我會難過。

網路上有人說，螳螂要分開飼養，一隻一間，豪華個人公寓，樹枝土壤食物樣

樣充足，隨 call 隨到，不滿意不必遞小費。可是我有時候想，若這樣做，是否就缺乏了一些自然的定理，達爾文的理論，我們在生物課本讀了好多遍卻始終打破界限，想要跨除迷思。所以我不分養，一律平等對待。

爸覺得我殘忍，我說還好，因為我的飼養箱擺滿枝條與樹葉，牠們可以躲在各式角落陰影下，不同風景自由挑選，給予最大便利。我甚至將一些小蟋蟀放養在其中，維持自然生態，可惜不能一比一模仿。那段時間我常上網瀏覽螳螂論壇，發現各方好手的巧妙方法，造家之技術、培養基快速養成法，或蛻變出來的螳螂是多麼美多麼驚艷。看了看我又回去盯著書桌前那好幾個相似但不同的飼養箱，有些螳螂屏息不動、緊盯目標；有些則遊手好閒、到處閒晃無所事事像遊民。我時常覺得牠們就像整個社會的縮影，反射著臺北街頭每一個倉促的身影。

有些同學聽到我養螳螂，表示好帥好新潮，另一部份不以爲然，覺得我頭殼怪怪，需要進醫輔導。K則說爽就好。有一天我放學返家，發現即將蛻爲成蟲的螳螂腹部尾端伸出黑色長條異狀物，會動，而牠已慳慳橫躺，將近氣絕。我突然覺得甚麼都不爽了。上網搜尋發現那是螳螂普遍都患的寄生蟲，鐵線蟲，常以螳螂爲寄主，一生與螳螂糾纏不清，最後以致死亡。

養了好久的螳螂們全數死亡。我有些洩氣，覺得這社會汰換得太快速，我來不及反應。爸拍拍我的背說，唉，生命來來去去常有的事，想當年那隻被你尋得的螳螂，可能也在灌木叢底下接受生死大關，幸好未被你瞧見，而你才能保持那麼美麗偏狹的幻想。

其實爸一直都記得，我跟他的第一隻螳螂。

身爲爸的第一個兒子，我卻經常感到厭煩。他時常在親戚面前驕傲地說，啊我兒子真令我風光，聰明絕頂上第一志願。我臉紅，露出不奈表情。我有時會想，爸在廚房勤快切菜剝肉，彷彿跟我拭汗熬煮培養基的背影交疊，我們都惦記著甚麼，大聲地粗魯地呼喊大家快來快來看我的乖寶貝。而我就是那唯一重疊的部份。我們都背負著某些責任，也願意向前。可是時間再長，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也需要打烊，之後的日子呢？

之後上了高三，就再也沒養螳螂。我覺得殘忍。那年寫了一篇小論文，寫螳螂跟螳螂的親緣關係，好多人跑來問我，原來牠們是同門出身，那以後都不要碰螳螂了，好噁心喔。其實從外觀演化亦可推測，咀嚼式口器、頭部靈活發達、足部

基節特化、前翅革質、後翅膜質等。亦有昆蟲學專書其演化特徵可證明其是兄弟群。

爸說，若牠們有遠親關係，那麼以後在打殺蟑螂的時候，腦海便會浮現螳螂的模樣，有時候真會下不了手。也不用吧，我淡淡地帶過。（其實我不殺蟑螂的）

不記得為甚麼我要挑選這個主題了，大抵是因為某種想要擺脫刻板印象的叛逆罷。後參加生物能力競賽培訓的時候，我自己去野外採集了一隻螳螂解剖，終於看清楚牠們體內的構造與器官，甚至發現一隻仍在蠕動的騷動的，活生生的鐵線蟲，正默默作祟……。

其實到現在，我根本也尚未徹底瞭解牠，瞭解牠們的一舉一動、舉刀與匍匐的動作，移動的瞬間是否帶著一絲感情？太多太多。或我只需要當個安靜的旁觀者，看著牠們經過眼前，再離開，也許帶著一隻方才捕獲的紋白蝶，便已足夠。

那天，爸拖著他龐大的背影，左右上下，拿著拖鞋向下揮去，正中鞋底蟑螂，我才恍然覺得，他彷彿一隻巨大的螳螂，正揮刀向前。